

爱情有时

没有虚度

伤

黄臻策划

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情有时 徒与虚名

伤

黄 臻 策划

淡蓝蓝蓝、恩雅、枫叶飘泪、郭葭、坏蓝眼睛、菊开那夜、Joga、连

谏、木每、没有花香、南在南方、孙宇捷、藤上风铃、童素心、西芹

百合、晓丹叮咚、辛唐米娜、雪小禅、掌心、榛生、朱品燕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爱情有时徒有虚名/淡蓝蓝蓝等著.

—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04

(言情新势力. 伤)

ISBN 7-208-05144-5

I. 爱... II. 淡... III. 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31151 号

责任编辑 唐云松

封面装帧 陈楠

插图 孙杰

言情新势力丛书

爱情有时徒有虚名

淡蓝蓝蓝等 著

黄臻 策划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
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

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7.75 插页 26 字数 168,000

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7,000

ISBN 7-208-05144-5/I·153

定价 20.00 元

目录 CONTENTS

- 城之南,城之北 / 淡蓝蓝蓝 1
- 爱在北京的冰天雪地里 / 恩雅 11
- 情戏 / 枫叶飘泪 21
- 过去时与现在时 / 郭葭 33
- 我一个人不孤单 / 坏蓝眼睛 47
- 纵然相逢未嫁时 / 菊开那夜 67
- 败局 / 菊开那夜 77
- 似是故人来 / Joga 89
- 道具 / 连谏 101
- 真的假的 / 木每 113
- 暗夜花火 / 没有花香 121
- 紫蓝色的花树,错过了深秋 / 南在南方 133



目录CONTENTS



戒伤 / 孙宇捷 145

温哥华悲伤一号 / 藤上风铃 159

入木之痕 / 童素心 175

秦淮女子之东邪西毒 / 西芹百合 187

三个吻换半生 / 晓丹叮咚 197

姿势好看 / 辛唐米娜 209

青春里曾让我流泪的风景 / 雪小禅 219

算尽 / 掌心 229

风月无情人暗换 / 榛生 241

珊瑚情事 / 榛生 257

第七个夏天的名字 / 朱品燕 271

城之南，城之北 文/淡蓝蓝蓝

于是下午茶的时间里，白牧北坐在了沈瑶启常坐的位置上，阳光照在他脸上的时候，我惊奇地发现他神情里的一种淡定竟然和沈瑶启那么相似，而且他们都有一双大而深的眼睛。

淡蓝蓝蓝 / 田春柳

自我介绍：

星座：白羊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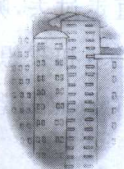
血型：可能是 A 型，但肯定不是 O 型

关于我：淡蓝蓝蓝，原名田春柳，自由撰稿人，七十年代末人，东北女子，临海而居。性格较极端，时而如火，时而似水，固执，缺乏耐性，喜欢行走于陌生的人群和古旧的城。在人前寡言，以文字倾诉。常自诩是一棵春天的树。

关于爱情：爱情是一个童话，眷顾心地纯真的人。

关于爱情写作：迷恋并且投入，在稍嫌慌张的青春谷底，用文字演绎爱情，于我，是一场自我救赎；也期盼你在我的故事里，遇见心底流失的温柔情感。





天是灰的，树还绿着，
你的脚步轻轻地
白色的雪就落了下来，
坚硬的水泥路哭了
我们的影子湿润地抱在一起，
你说这样不孤独

白 牧北给我打电话，说他再过半个小时就到达我这个城市了。

鬼话。我翻个身继续睡，像一只慵懒的猫缩在被子里。北方落雪的天气，最适合的活动就是睡觉，昏天黑地的睡觉。印花被的温暖会让你梦到童年的风筝和春天里湛蓝的天。但是 30 秒之后我还是忽地从床上坐起来，似乎对这个事实才反应过来。

现在是 10 月 31 日下午 4 点，外面的雪还在飘着，地面是湿的。我用最快的速度涂抹着镜子里的脸，然后抓起外套跑出去。TAXI 到达火车站的时候，我才发现脚上穿着的居然是兔子头的棉拖鞋。

那个穿黑色长皮大衣的男人站在候车室门前的栏杆旁

抽烟，看不出表情，我径直走过去，喊他，“白牧北。”他回头，笑，有点倦怠而又游散的笑，和我想象得差不多。而那第一眼望到的眼神里，他似乎有一点失望。

“你果然是红袖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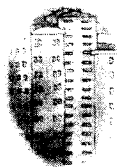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不是红袖还能是谁？”

我们彼此互望了几秒钟，他熬不过我直视的眼神，于是认输，用他的乌眼皮鞋踢了踢我的兔子头拖鞋，然后自然地搂着我的肩头，进了 TAXI。

雪在车窗外下着，身边多了一个男人带着呼吸的身体。一分钟前我们还素未谋面，一分钟后我们已俨然是热恋许久的情人。

这就是我和白牧北的第一次见面，我们的关系很简单，是俗不可耐而又流行已久的网络恋人。

白牧北在我的房子里住了下来，我不知道他会停多久，有时候我会问他网络里和现实里的我哪个是他爱的，他说网络里的红袖是一个人，现实里的红袖是另一个人，或者，两个都是他喜欢的。然后，依然是倦怠而又游散地笑。这样的一个人，始终让人觉得欠缺一点安全感，因为他的思想太游离了，而我偏是喜欢每分每秒都占据对方的女人。



一条河分开了城市的南北
城北栽松，城南植槐
我们呢？行走在河的第三岸

我是网络里那个叫红袖的女人，我的真名叫潘红袖。
沈瑶启喊我袖袖。沈瑶启是给我看店的女孩子，属羊的。

在 H 市的城北，我有一家书吧，不大，但是生意很好。沈瑶启最初经常来看书，她不太爱说话，每次总是一抹浅笑算作是招呼。后来我打算招一个女孩子和我一起打理书吧，我的招聘广告刚贴出去，她就过来应聘了。

有人告诉我沈瑶启是才女，据说在我书架上的那若干本杂志里，至少有五本里有她的各种笔名。我没有问过，我们都是不喜欢寻根问底的女人。每天下午的时候，店里的人不是很多，我会在午后的阳光里和她分享一壶茶的光阴。阳光照耀着她的面孔，淡定而从容的神情像冬天里盛开的花朵，她右腕上的伤疤也会在一串手链中若有若无地凸显。这个女孩子有点神秘，只那细细的一道疤就暴露着她所曾经有过的某段刻骨铭心。那段日子，白牧北一直是我们的话题。



“袖袖，从网络里突然走出来的人不会让你陌生吗？”

“会啊，尤其是半夜睡醒的时候，会被身旁的那张脸吓一跳。”

“你爱他？”

“呵，是暧昧吧，暧昧算是爱的一种吗？”

“暧昧是一场流行的 SHOW，到处都流行，也就是庸俗的美了。”沈瑶启对我和白牧北的故事很不屑。或许是吧，网络里走出来的一对男女在冬天里相互取暖。

“白牧北是心底有伤痕的男人。”这是我的直觉，沈瑶启却笑了，沈瑶启拍拍我的头，说袖袖你真可爱。那个时候，她臂腕上的那串链子就会叮咚作响，像是伤痕在歌唱。

沈瑶启说她在等一个人，已经等了五年了，五年是他们的期限，期限到了，她就会结束等待，去南方的城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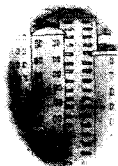
我住的地方在城南，临着运河的一套老房子，虽然每天从那里赶到城北的书吧要花费一个多小时的车程，我还是舍不得离开那里，我相信那是整个城市里最适合居住的地方。白牧北每天就把自己关在我的那套老房子里，像冬天里一只不爱飞翔的鸟。每天我回去的时候，会看到屋子里橘色温暖的灯光，厨房里有浓郁的香味飘散着。一个男人等一个女人回家，虽然不是很多人都认可，但是这个女人会被那温暖的力量所震撼。

卧室的木地板上散着很多旧杂志。白牧北就这样每天看看杂志擦擦地板上上网，极其安静地在我的房子里住了半个月。



我有点贪恋这样的温暖。这个冬天总是下很大很大的雪。家里的灯光在雪天的时候总是很美。

我想我们不单单是暧昧吧。



你要走了吗？
地面上的冰还没有融化，
我们的影子被烙印在上面
只要太阳不出来，
我们就一直在一起

白 牧北的背景我并不是太清楚。我只知道他在来 H 市前一直在做导游，天南海北地带着旅游团游走。他那样的见识，当然不屑于这样一个安静的北方小城。那么他已经整整停留一个月了。我有时候会幻想我们的未来。这样的日子没什么不好的，是不是如果有了爱，男人漂浮的心就会落地呢？

沈瑶启就要走了。我的书吧需要另一个助手。

我说白牧北不如你来我的书吧帮忙吧。我当然是有着私心的，我希望他留下，永远地留下。



那个晚上我就给他讲我的书吧，讲城北的那间名叫“红袖添香”的书吧，讲书吧里的蓝格子桌布、墙角的紫色干花，还有那些温暖人心的灯光。那个晚上我第一次看到白牧北笑得那样明朗。他拍拍我，像一个父亲在拍一个孩子。

第二天我和沈瑶启谈到我的打算。沈瑶启说袖袖你爱上这个男人了，你别犯傻，你不要告诉他你的打算，当一个女人希望可以把一个男人永远留在身边的时候，要记得有一个百分之五十的结果就是这个男人会被你吓跑。

白牧北会明白我的打算吗？

白牧北随我去城北书吧的时候，沈瑶启刚好请了假出去办一些去南方工作的手续。于是下午茶的时间里，白牧北坐在了沈瑶启常坐的位置上，阳光照在他脸上的时候，我惊奇地发现他神情里的一种淡定竟然和沈瑶启那么相似，而且他们都有着一双大而深的眼睛。白牧北说没想到这个小店竟然给他一种很熟悉的感觉，想来是有缘的。我笑，我说那你就留下吧，你和我那个助手还蛮像的呢。

白牧北沉默在静好的阳光里。

他望着落地窗外的薄雪，轻声地说：“也许我要找的人不在这个城市里。红袖，我明天要回去，一个星期后要带团去西藏。”



时光停滞，河流静止
我的梦里盛开着向日葵
阳光的味道漫溢在城南城北
这是一个寂寞的城市

最后一晚，白牧北还是和我躺在一张床上。一个月来，我们一直是这样一种姿势，他睡在床的左边，我睡在床的右边，我们中间隔着两个拳头的距离。两个寂寞而又暧昧的男女，什么都没有发生，就像这个城市，喧闹的城北与安静的城南，虽然只隔着一条河，却显得毫无干系。

关掉灯的时候，白牧北吐出最后一个烟圈。

“H市有两个红袖，我遇到一个，却没有找到另一个。红袖，你说找到一个人容易吗？”

“找到一个人容易，找回另一个人却不容易。”

天亮的时候，城市也就空了。白牧北从城北的火车站离开，沈瑶启从城南的飞机场离开。我谁都没去送，那个早晨我就站在那条河的桥上，看着薄冰之上自己的倒影，很清晰的一个孤立的倒影。



“红袖添香”里新招了一个女孩子，才18岁，喜欢翻看杂志然后很兴奋地告诉我哪一篇文章是沈瑶启写的，我漫不经心地探头去看，赫然发现沈瑶启的笔名竟是“红袖”。那些杂志我的卧室里有很多本，都是白牧北经常翻看的。

再后来快到春天了，我的老房子要被拆迁。沈瑶启从温暖的南方寄来一本书，在序言里她说那是历时五年写成的一个小说。故事也没什么新意，不过是男女相爱，然后男人为了理想去漂泊远方，女人坚持要等待五年；男人说五年后他若还能找到她，他们便会永远在一起。翻开书，我很清晰地看到了白牧北的影子。

书的名字叫《寂寞红袖》。



文/恩雅

爱在北京的冰天雪地里



在偌大的机场看胖一步一步迈向遥远,LULU一直没有敢动,他在等她回过头来看他一眼,但是没有,一直没有,她很长的头发的背影消失在人流中。

恩雅

自我介绍：

星座：双子座

血型：O 型

关于我：恩雅，女，媒体工作，热爱睡到自然醒。

关于爱情：我们轻轻的靠着，这样就好。

关于爱情写作：对于终于要离开我的，我充满爱意。